

繪

事

瑣

言

繪事瑣言卷四

吳江迮朗兀川著

燕脂

燕脂產于燕地故名又名煙菽中華古今注云
燕脂起于殷以紅藍花汁凝作之調脂飾女面
匈奴人名妻爲闕氏音同燕脂謂其顏色可愛
如燕脂也俗作臙肢胭支者並謬其種有四

一種以紅藍花汁染胡粉而成

蘇鶴演義燕脂葉似薑花

似蒲出西方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按紅藍卽紅花生梁漢及西域博物志云張騫得種于西域今處處有之人家場圃所種冬月布子于熟地至春生苗夏乃有花花下作株彙多刺花出株上圃人乘露采之采已復出至盡而罷株中結實白顆如小豆大其花暴乾以染真紅又作燕脂

一種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

段公路北戶錄端州山間

有花叢生葉類藍正月花開似蓼土人采含苞者爲燕脂粉亦可染帛如紅藍也

一種以山榴花汁作成者

山榴生青齊間甚多

一種以紫鉢染綿而成

一名胡燕脂

南人多用紫鉗燕脂俗呼紫梗是也又有一種
生于南方籬落間藤纏而上如扁豆牽牛初開
白花漸結紫子如豆一枝蓓蕾數十粒熟後剖
之有紫漿以木棉花收之亦謂之燕脂色紫黑
而不鮮今畫家所用綿燕脂俱是紫梗煎汁染
成南北皆有求其極佳者則以杭州雀舌爲最
雀舌者何木棉花絮麤成薄圓片大小不等以
收紫梗汁既乾剪下每片之邊形如雀舌其色

厚而鮮餘皆不及也杭州西湖水最清故煎紫梗色最鮮非他省所及烘脂之法先以淨碟貯河水之自澄者烘手爐上候水既熱投入燕脂畧烘片時用手擠出紫水另用一碟撇去沈底綿渣然後烘乾將乾時必息心靜候見其始乾卽行移開不可烘焦焦則色黑矣諺云藤黃莫入口燕脂莫上手脂沾于手一時洗滌不下故有此語今人誤會其意輒云燕脂須用淨竹箸

一雙絞出紫水然後曬于日中或烘于爐上若
用手一擠色皆上手鮮意盡矣不知燕脂入水
非手指擠不盡不盡則半畱絮內色亦不足也
其法先以清水溼手隨擠隨洗則黏于指者不
厚不過半日色自褪矣或曰以酢洗手紫色立
脫亦非確論

紫艸

紫艸一名紫丹一名紫美介疋作茈艸廣疋作茈芨音紫戾徭獮人呼爲鴉銜艸此艸花紫根紫可以染紫故名所在皆有人家或種之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三月開花紫白色結實白色秋月熟種紫艸者三月逐壘下子九月子熟時刈艸春社前後采根陰乾其根頭有白毛如茸未花時采則根色鮮明花過時采則根色黯惡采

時以右壓扁曝乾用時煎出紫水以畫紫色與脂相似前人采繪燕脂外又有紫花故并及之

洋紅

古未聞有洋紅也近日畫家始用之陳自耕篆
刻鍼度云近有一種洋紅用以配合印色其鮮
豔更勝於珊瑚古所未有可知洋紅傳至中華
未久是以山經莫載海志無攷但知其色之極
妍而不知本係何名產于何處抑係何物煉成
詢之洋人說各不同或曰用中國銀朱燒提出
標卽爲是物或曰有山蠟長寸許白腰以針刺

破其腰出血漬于石上乾卽浮起掃而積之盛以玻璃瓶故艤之有腥氣或曰紫鉛所煎卽洋燕脂按山蟻之說近于藤黃爲莽蛇矢銀朱標亦有腥氣而入水無質且色帶紫近于燕脂似非朱標而紫鉛爲是海舶攜來價數倍于黃金作畫者不能常用居奇者驟難覓售以此來者漸少而購者難得閩粵中求之尙易燕吳間求之絕無然其爲物也見水卽化毫無渣滓其爲

色也淡而甚鮮濃而不黑染百花瓣別具嬌豔
之姿染美人面白發桃花之色赭與脂皆遜三
分也蓋燕脂多染則濃而帶黑洋紅多染則厚
而仍鮮丹砂之上加染數次倍覺鮮豔奪目入
花青合成蓮色更妍妙異常是洋紅在五色之
外而置之五色中可謂出類拔萃者矣用洋紅
之法宜施粉地不宜單用宜絹素礬紙工細勾
染不宜生紙寫意雖寫意單用亦勝燕脂然貴

重之品雅宜珍惜也聞之洋紅有毒不可入口
不可火烘兼有真假之別假者色紫而不鮮真
者色鮮而不黯別有一種紫粉名洋燕脂揚州
人所造或于用印時摻上些微以添印泥之色
不堪入畫

猩猩血

余疋有獸如豕而人面曰猩猩能知人名似小兒啼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後漢書哀牢夷出猩猩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猿形人面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聞者無不歎歎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阮井云封谿猩猩在山谷間數百爲羣

里人以酒及艸履設於路側猩猩見卽呼人祖先姓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頃復相與嘗酒至醉著屐因而被擒檻而養之將烹則推其肥者泣而遣之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羈色鮮不黯或曰刺血必鞭箠而問其數加至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今粵西定州滇南峽口俱產猩猩得其血而和以膠以染大紅比洋紅更鮮而厚是不待猩猩毛可爲筆其血亦堪入畫

澣

五色中用澣最多亦惟製澣爲最難澣藍澣也
其滓澄殿在下也亦作淀俗作靛南人掘地作
坑以藍浸水一宿入石灰攬至千下澄去水則
青黑色亦可乾收用染青碧其攬剉浮沫掠出
陰乾謂之澣花卽青黛也青黛一名青蛤粉黛
眉色也減去眉毛以此代之故謂之黛然青黛
從波斯國來亦是藍靛花不可多得則中國所

產藍澱亦與青黛同繖之潁州滇之澂江北地
燕趙中州河內與夫太原南康廬陵諸處多產
之不如粵東閩中所產爲上藍有大藍葉似菜
科小藍葉如蠶豆共有五種

蓼藍

葉若蓼歲可三刈故先王禁之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以染是已

馬藍

藍葉如苦蕡卽郭璞所謂大葉冬俗中所謂板藍者形如蓼藍

菘藍

葉如白菜亦似蓼藍

吳藍

長莖如蒿吳人種之

木藍

出嶺南長莖高者三四尺分枝布葉葉如槐迥異諸藍

藍種不同而作澣則一曩在京師購澣于市市人陋習初以最下者嘗試更易數次乃出佳品辨靛花高下法微溼指尖輕蘸靛花隨卽彈去視其留于指者有紅氣爲上無紅氣爲下艸屑甚多色大紅青斯爲極佳名曰廣花較圓青爲勝圓青者膠斂成丸吳門所鬻了無佳色廣花則散而不丸者漂花青之法近日畫譜多畧言之然皆用乳鉢未聞手泥手泥之法蓋從泥金

悟得也青綠丹砂天生石質非碎以鐵椎研以乳鉢不能細搗則艸質至輕至細以乳鉢研之剛不克柔以手泥之柔以克柔渣滓盡融爲汁漿故制漿者利用泥始用絹篩篩去艸屑化膠水極濃約花青四兩膠二兩研斂成丸如小彈子黏于大磁碟底不可日曬不可火炙俟其自乾然後用澄清河水浸一日夜黃水自出每朝撇去黃水換入清水十餘日黃未盡而膠已盡

烘乾復用膠斂水浸如初又十餘日以黃水出
盡爲度烘乾收藏以待乳用蓋藍葉方嫩人卽
刈之投諸土窖以水浸爛取其浮于上者曬乾
入畫其下卽以染衣故黃乃嫩葉之本色乘膠
而出於藍無損若黃水不出則合綠時總帶黃
影不克發其精光青出于藍而未必青于藍職
是故耳此制漬以去黃水爲第一要義也由是
熟手爐上先化極稠膠水一大碟滴四五點于

空碟內入漿少些以指細泥如泥金法泥至將乾指上蘸水再泥至于極細精光耀目始加數滴清水泥開不可多水亦不可太小小則膠重多則太稀宜慎用之寧多毋少也泥開之後歸存大盃而碟底既濕滑不黏指須俟烘乾再用另取一碟泥之如前輪流替換若得四五人聚而泥之一日可泥兩大盃大盃既盈上須遮蓋澄過一夜至來日清晨用薄生紙拖去盃面浮

翳輕輕撇去青水另貯一大盃中不可稍帶沈
脚後用三寸碟子分盛青水置手爐上旺火烘
乾中間不可添入冷水將乾之際候其方乾卽
行取下不可烘焦俟其旣冷將碟覆于潮濕地
上約半日稍得濕氣刮下爲丸或散碎紙包藏
以待用用時置磁碟子內滴入清水隨滴隨化
逐時用去毫無疵累此泥花青者較勝于乳鉢
百倍也前大盃底所畱沈脚曬乾再泥尙有佳

色不過青氣多而紅氣少耳往見人用花青渣滓不淨一葉之中頗多磈礪非惟不見精光而且毫不融化色先不佳而欲求其畫之純粹也得乎靛花內膠不可太重重則色淡而浮用于紙上已覺淺薄用于絹上更不濃厚是在泥靛時酌用膠水寧可膠輕不可膠重其靛花調用之法舊譜所載約舉一二以備採擇

靛花六分和藤黃四分爲老綠

宜畫正面葉及老葉

靛花三分和藤黃七分爲嫩綠

宜畫嫩葉反葉

靛花七分和藤黃三分爲深綠

宜著山茶桂橘菊花

靛花九分和藤黃一分爲極老綠

用勾老葉之筋

靛花二分和藤黃八分爲芽綠

宜桃柳嫩芽及牡丹芽

靛花一分和藤黃九分爲最嫩綠

用寫蠟梅瓣或絹上

用脂染尖脂勾筋微觀石綠

右青黃調合諸色相等者爲濃綠宜著一切深厚之葉鈎染用深綠其嫩綠宜著一切木本嫩

葉艸花梗葉深綠之反葉鈎染止用濃綠其有
勾染用靛花者恐露出藍色故微用藤黃一分
和之其生紙寫意者用靛花八分入藤黃二分
寫葉宜用墨勾筋若用靛勾恐不顯矣用綠之
法宜用多水立于紙上俟其自乾無論濃淡其
色皆肥厚而有光切不可乾擦致不勻和且不
潤澤徒見其堆塢耳宋元人畫花與葉皆先用
墨鈎次用澱花依中筋雙染一過後用綠水滿

填老嫩既分亦臻濃厚背襯石綠面帶青染或半或全愈顯刻實近世學徐熙黃筌純用沒骨或兩葉相交處空出一線或相接處瀆出分界並皆有法學之者宜分宗派不可于一幅中溷雜兼用如學秦漢印而雜入宋元印未免爲有識者所譏再絹上用綠分外鮮明後有襯也紙厚則不能襯減去二分綠色矣生紙則色黯寫意以黯淡爲古故用靛花入藤黃最少亦類物

情之一道也外有靛花合入他色者

靛花加燕脂爲蓮青

濃綠中加淡墨爲油綠

淡綠加赭石爲蒼綠

凡綠色俱宜臨時合用惟蓮青必須兩色合調
用筆細細攬至極勻聽其自乾以備應用其色
乃和若燕脂不佳以洋紅和入更妙世人皆言

制漺難而用漺偏多故特詳悉言之外有一種
洋靛來自西洋鬻于東粵其色較中華靛花更
青幾與石青相似先用乳鉢乾研極細後入膠
水再乳以水化開可畫遠山及闌干之類其色
甚峭然只能單用不能調合他色投以藤黃合
不成綠初不解其何故也或曰卽波斯國青黛
則與靛花有別

藤黃

郭義恭廣志云藤黃出岳鄂等州山崖間樹名
海藤花開有蕊散落石上被人收之謂之沙黃
就樹采者輕妙謂之臘黃今人譌爲銅黃銅藤
音謬也此與石類采之無異畫家時用之時珍
曰今畫家所用藤黃皆經煎煉成者舐之麻人
周達觀眞臘記云國有畫黃乃樹脂番人以刀
斫樹枝滴下次年收之似與郭氏說微不同不

知卽一物不然皆言花與汁耳從無蟒蛇矢之說但气味酸有毒蛀牙齒貼之卽落舐之舌麻多食亦能傷人故曰藤黃莫入口昔人畫黃色甚多今人槩用藤黃矣市肆所沽良楷不一當擇一種如筆管者名筆管黃其色最妙大畧有老嫩二種嫩則輕清老則重濁花葉之昏明卽因之以迥別用時水浸俟其自化不可火烘烘則色變嫩者皆老若著黃色花頭須和粉用之

淡者仍以黃染深則用赭染或脂染其餘合他色者如

入墨爲秋香色

入粉爲鵝黃色

入燕脂爲火黃色

入靛少爲嫩綠色

入靛多爲老綠色

入赭爲檀香色

藤黃與靛合用之時居多綠分深淺老嫩以用黃多少爲度其詳前見于激

槐花

槐者虛星之精介疋懷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
畫聶宵炕其葉細而青綠者但謂之槐槐之生
也季春五日而免目十日而風耳更旬而始規
二旬而葉成初生嫩芽可燒熟水淘過食亦可
作飲代茶其花未開時狀如米粒炒過煎水染
黃甚鮮染家以水煮一沸出之其稠滓爲餅染
色更佳畫家亦用之今人槩用藤黃不用槐花

矣然古人采繪有槐花與藤黃分用者色有不同用亦各異不可不備也李衍竹譜調綠之法別煎槐花水相輕重和調得所可知用槐花法宜煎水用之非可預爲烘乾以待用若燕脂耳

黃丹

黃丹一名鉛丹一名丹粉又名朱粉鉛丹生于
鉛出蜀郡平澤卽今熬鉛所作黃丹也寶藏論
云鉛有數種波斯鉛堅白爲天下第一艸節鉛
出犍爲銀之精也銜銀鉛銀坑中之鉛也內含
五色並妙上饒樂平鉛次于波斯艸節負版鉛
鐵苗也不可用倭鉛可勾金土宿真言本艸云
鉛乃五金之祖故有五金狴犴追冤仗者之稱

言其能伏五金而死八石也雖黃乃金之苗而
中有鉛氣是黃金之祖矣銀坑有鉛是白金之
祖矣信鉛雜銅是赤金之祖矣與錫同氣是青
金之祖矣朱砂伏于鉛而死于硫硫戀于鉛而
伏于硇鐵戀於磁而死于鉛雄戀于鉛而死于
五脂故金八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粉再變而
成黃丹三變而成蜜陀僧四變而爲白霜或有
炒錫作成之說不知黃丹胡粉皆是化鉛未聞

用錫抱朴子內篇云愚人不信黃丹胡粉是化鉛所作若炒錫則俱成黑灰豈有黃白二粉乎獨孤滔丹房鑑源云炒鉛丹法用鉛一斤土硫黃十兩消石一兩鎔鉛成汁下醋點之滾沸時下硫一塊少頓下消少許沸定再點醋依前下少許消黃待爲末則成丹矣會典云黑鉛一斤燒丹一斤五錢三分也今人以作鉛粉不盡者用消石礬石炒成丹若轉丹爲鉛只用蓮鬚蕊

白汁拌丹慢煎煅成金汁傾出卽還鉢矣貨者
多以鹽消砂石雜之凡用黃丹先以水浸朝暮
換水漂盡消鹽十日爲度次飛去砂石後入乳
鉢乾研極細加膠再研溫水沖開棄其上浮之
標與下沈之腳畱其中之細者入稠膠調用按
黃丹之色與石黃土黃相似若以藤黃調粉可
以相代而前人采繪多用之不可偏廢故前鉢
粉中畧言及之茲復詳攷其說以廣調色

石黃

石黃卽雄黃也一名黃金石一名熏黃出于石門故名石黃今人敲取石黃中精明者爲雄黃外黑者爲熏黃雄黃金之苗故南方近金治處時有之但不及西來者真好爾宗奭曰非金苗也入點化黃金用故名黃金石生武都山谷燉煌山之陽或西來者少則用石門始興石黃之佳者可知雄黃產于武都燉煌石黃產于石門

始興稍有分別今畫家用以填水仙花心取其
黃帶微赤色較藤黃和粉爲似漂法先用水浸
蒸六七次每蒸一次換水一次去盡雄黃之氣
然後研細水飛飛不下者脚也棄之浮于上者
蒸也亦去之僅畱極細者調膠入畫近日閩粵
有一種石黃來自西洋並無大塊但有細粉已
研細者覩之亦無娘氣須加膠力研水飛入畫
頗佳滇南羅伽所產亦堪入畫

土黃

本艸云土黃可制雄黃古人作畫多用之李衍
竹譜老竹用藤黃染枯竹枝幹及葉梢筍籜皆
土黃染是土黃雖同是黃色微有異于藤黃蓋
藤黃色嫩土黃則帶微赤故用以染枯枝也王
繹采繪亦用之研細水飛分作三層如石青石
綠調膠入畫有與他色合成就者

合槐花螺青檀子粉爲艾褐色

合煙墨粉檀子爲膚背褐色

柏木交椅色亦用之

合煙墨檀子爲麝香褐色

合銀朱粉爲棠梨褐色

合粉漆綠標墨爲駝色

合粉檀子爲枯竹褐色亦爲露褐色

少許黃土

標合粉爲山谷褐色亦爲水瀨駝色

標合粉螺青槐花爲荆褐色

合漆綠煙墨槐花爲茶褐色

土黃爲王

合墨一點粉檀子爲模子色

合三綠槐花爲秋褐色

合煙墨紫花爲油裏墨色

合粉墨爲鼠毛褐色

合銀朱爲番皮色

合粉一點爲牙笏色

土黃之用甚多大約色與淺赭相似若合赭與丹砂標可以代之

百艸霜

百艸霜名竈突煙一名竈額墨此乃竈額及煙
爐中墨煙也其質輕細故謂之霜今人取以繪
黑蝴蝶謂其黑而如毛然不用膠則易脫膠重
又起光不如仍用佳墨勾染數次由淡而濃自
然深厚如有粉耳昔人嘗言滕王蛱蝶圖其色
甚淡可知畫蝶不必定用濃霜也或曰畫黑黃
蝴蝶先以墨勾筋次以泥金作地後上墨水墨

上再加青綠若白蝴蝶則用泥銀作地然後加粉自有光彩如肉如毛是畫家用百艸霜專爲蝴蝶而設蓋用古墨者取其黑而有光用此霜者取其黯而仍黑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者醫師之良也作畫者又烏可以多藏佳墨遂置百艸霜而勿用哉

黑石脂

五色石脂生南山之陽山谷中今俗惟用赤石
白石二脂以入藥其餘三色石脂無正用惟黑
石脂入畫用一名石墨一名石涅乃其性黏舌
與石炭不同南人謂之畫眉石許氏說文云黛
畫眉石也以膠研細撇出精者棄其粗脚用畫
大美人頭髮先通塗其地後加好墨絲則絲絲
可數矣故石墨已見于墨譜而今人書字槩用

歙墨而不用石墨至于畫則墨之外有石墨石
脂各有妙用烏可偏廢緣歙墨取其有光而石
脂則取其色闇也亦可畫蛱蝶與百艸霜同功

泥金

金之爲泥也由來尙矣論語識仲尼云吾聞堯與舜遊首山觀渚有五老遊河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此金泥所由昉乎余嘗觀張僧繇及趙子昂山水有用泥金勾者宮室衣服不待言矣然金有真假之別又有粗細之分不可不博攷而詳辯也說文云五色金黃爲之長久蘊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

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介疋云黃金謂之
盪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鉶絕澤謂之銑獨孤
滔云天生牙謂之黃牙梵書謂之蘇伐羅仙家
謂之太真金之所生處處皆有寶藏論云金有
二十種又外國五種還丹金出丹穴中體含丹
砂色尤赤也然金出五溪漢江大者如瓜子小
者如麥山金出交廣南韶諸山銜石而生馬蹄
金乃最精者二蹄一斤毒金卽生金出交廣山

石內此五種皆真金也水銀金丹砂金雄黃金
雌黃金硫黃金曾青金石綠金石膽金母砂金
白錫金黑鉛金並藥制作者銅金生鐵金熟鐵
金鑄石金并藥點成者已上十五種皆假金也
外國五種乃波斯紫磨金東夷青金林邑赤金
西戎金占城金也格古要論曰金出兩番高麗
等處沙中南蕃瓜子金麩皮金皆生金也雲南
葉子金西蕃回回金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

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霞如和銀者性柔石試色青火燒不黑和氣子者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古云金怕石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色爲足金也攻金之工詳於攷工而打金與泥金無聞焉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鑿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是泥金固治

金之一也元史吳澄傳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
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詔澄作序宣和書譜
景審于內景經必粉金而寫之蓋亦非率爾而
作也是泥金又謂之粉金矣夫採金于山處處
有之乳金成粉人人能造惟泥金必用金薄金
薄必出金工所打晉子夜歌打金側璣韋外黠
裏懷薄是也嘗聞打金之法首鎔金次鑿碎如
米捶匾成片夾以烏金紙取其滑而不滯也護

以爐中炭灰取其燥而不潤也百層爲一束束
以繩擗以木椎勿太重亦勿太輕輕重不均則
厚薄不稱擗至寸許大謂之開荒停一日俟其
冷也層層揭開易烏金紙添爐灰仍以繩縛擗
至四寸餘寬則成矣擗初停中熱如火不可立
解解卽化爲珠須一二日冷定乃可開也開時
見風則金皆飛去必密室中四壁紙黏一人以
木尺許豎于下方板五六寸橫于上塗板以粉

上鋪狗皮炭火一盆時熏其板防溼氣黏金雖六月不廢也皮上置金薄竹刀切方爲八塊或四大者三寸三分小者一寸一分夾以白紙十張爲一帖千帖爲一箱是名金簿俗呼爲飛金凡漆飾繪畫多用之畫家亦有用飛金者刀甲之類先以膠水或枸樹汁描于圈內以金薄從水面上拖過半乾而後貼之乃能齊整外此則皆用泥金矣金有二種

赤金

色赤足者打成

田赤金

色淡黃以淡金打成

此皆真金也真金三寸三分試取十張以鍼刺四角自上至下齊截無缺者爲足色有不到者金色不足也泥金法金一箱用大磁盤一箇先滴濃膠於碟底後掃入金薄食指泥之左轉則始終皆左右轉則始終皆右不可顛倒錯亂致損金光泥至膠乾再蘸清膠用力細泥臂已酸

日已暮沖入開水烘手爐上俟金澄定撇出膠
水烘乾明日加膠再泥泥三四次用溫水化開
撇出上面細者另作一碟出膠待用留其粗腳
加膠再泥愈泥愈細愈細愈明有泥細之後用
之書畫色如黃土毫無光彩者泥不得法故也
打金匠竹刀切方所餘邊角名曰回殘泥之與
方金無異又有一種回殘金丸如豆或散碎云
是裝金佛像重塑者匠人括去舊金以換新金

其刮下之金可供書畫帶漆連膠故不光耀此說非也佛像舊金必鎔以火乃去膠漆斷不能泥粉成丸乃繇市肆謀利之徒假借此名以惑文人半是熏金銅薄蜜陀僧嶺南閩中銀銅冶處皆有之是銀鉛腳其小餅實鉛丹鍛成者大塊尚有餅形乃取造黃丹者腳滓煉成謂之爐底是也黃土之類分作大小碟黏成大小丸鬻于市者大率如此不如自泥之爲真且細也用時必須重膠以指泥過又需膠水汪汪半碟以筆從水底舐

而用之自然光亮倘水少乾擦則黯而無色膠
稀不稠則易于脫落無論冬夏必用手爐隨時
烘之不使膠停金滯滯則光晦也總之金以有
光爲貴用金者往往患其無光故其要在乎泥
之時多用膠水不可乾泥用之時亦多用膠水
不可乾用皆用水以發其光也至于真者有光
假者無光用假金而踰時變黑不如用真金而
歷久不變夫人知之矣

泥銀

介疋白金謂之銀其美者曰鏐說文云鑠白金也銀在鉆中與銅相雜土人采得以鉛再三煎鍊方成故爲熟銀生銀則出銀鉆中狀如硬錫其金坑中所得乃在土石滲漏成條若絲髮狀土人謂之老翁鬚極難得寶藏論云銀有十七種又外國四種天生牙生銀坑內石縫中狀如亂絲色紅者上入火紫白如艸根者次之銜黑

石者最奇生樂平鄱陽產鉛之山一名龍牙一名龍鬚是正生銀生石鉗中成片塊大小不定狀如硬錫母砂銀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紅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此四種爲真銀有水銀銀艸砂銀曾青銀石綠銀雄黃銀雌黃銀硫黃銀膽礬銀靈艸銀皆是以藥制成者丹陽銀銅銀鐵銀白錫銀皆以藥點化者十三種皆假銀也外國四種新羅銀波斯銀林邑銀雲南銀並精

好今雲南已屬內地出銀最多閩廣浙荆湖饒
信貴州交趾處處有之亦打成薄用膠泥之卽
爲泥銀凡畫大刀諸刃宜用銀薄貼之如貼金
薄然後用水墨及潑水染之其餘皆用泥銀其
泥之之法與用泥銀法皆與金同

繪事瑣言卷五

吳江迮朗兀川著

膠

膠者畫之血脉也譬諸體性焉自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指榮衛轉結膚寸而合皆血脉爲之貫通也丹砂青綠粉赭金銀搗之可碎乳之可細而塗於絹素欲其如毛傅_皮不墜是非有膠不爲功考工記曰鹿膠漆白馬膠赤白牛

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相膠之法詳于
弓人而畧于畫續月令季春審五庫之量脂膠
丹漆毋或不良可知膠有良楨不可不擇夫觀
象作服以五采彰施五色苟無膠何以繪而共
工之所掌闕焉弗載考之歷朝畫譜論亦弗及
然泛覽名人舊畫紙糜潰而顏色如新絹百雜
碎而神氣生動曹弗興之畫非惟筆妙抑亦膠
美顧愷之西園圖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非

惟年遠膠亦不固攷箇人所用鹿膠阿膠今人

多用牛膠矣鹿膠產于薊州鹿角煎成阿膠出

東平郡東河縣驢皮牛皮兼用真者難得

阿膠一名

傳致膠以阿縣城北井水煮成者爲良以鳥驢皮阿井水熬七日成膠味甘而香皮有老少膠有清濁約分三種清而薄者畫家用清而厚者名覆盆膠入藥用潤而黑者但可膠物爾本艸載阿膠亦用牛皮故二皮通用今人僞造者不用驢皮而用馬豬驥駝及舊箱破履之皮且不用井水其味鹽其氣燠藥且不可沉於畫乎

牛膠者黃明膠也一名

水膠一名海犀膠說文云膠昵也作之以皮故

作膠宜用黃牛之革法取生皮碎而切之水浸四五日洗刮潔淨入釜熬煮時時攬之添水至爛濾取上清之汁澄棄下濁之底熬煉成膠晶光瑩澈如琥珀蜜蠟斯爲黃明斯爲上品蓋膠出自製佳矣亦有鬻于市者來自南方名曰條膠出于宣化名曰白膠貨于京師名曰清膠擇其條長色黃極明而不作氣爲要別有一種大塊色紫謂之廣膠李衍竹譜多用之然宜擇其

清且真者否則多入麯麪成于假造色黑闇而
腥穢腥化而爲水渾濁不清不堪一用且夫百
足蟹螯九苞鳳喙外國所產不可强求惟黃明
膠處處有之抉擇甚易若一誤用損減色澤不
少故採取舊譜詳攷志載以爲辨證夫燕脂藤
黃俱可不必用膠若金石之質非膠不昵和膠
上礬與紙脗合唐張彥遠云百年傳致之膠千
載不剝此之謂也故膠不可太輕太輕則色經

久而脫亦不可太重太重則色爲膠所蔽且夏日宜重冬日宜輕故曰夏膠如漆冬膠如水調色膠法各有分別

春和

中

夏稠

稀

秋和

中

冬稀

四時寒煖膠有厚薄此膠之因時而異者也

銀朱

弟一等

稠濃膠

深中青

弟一等

濃膠

枝綠

弟二等

膠

土朱

三青

定粉

三朱

土黃

黃丹

螺青

已上七色皆用中等稀稠膠水調

紫粉

微稀膠

三綠

先用冷水研細次用稀稠膠

五色輕重膠分濃淡此膠之因色而殊者也一應調色以指研濃染爲妙至用膠時先以沸湯泡去浮皮撈置小碟中臨用滴入清水火上烘化隨用隨滴不可預化多水隔夜臭變又不黏

昵若遇炎天更非所宜善用膠者酌乎寒燠之
節審乎輕重之宜正乎清濁之本剖乎真假之
制器利而事善材美而用宏斯爲得矣

礬

礬燔也初生皆石采而燔之乃煉成也山海經曰女牀之山其陰多涅石郭璞注云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爲羽涅凡有數種其色各異

白礬

煉成純白

黃礬

丹竈家所需兼以染皮

綠礬

染色所用

黑礬

謂之皂礬出西戎亦

絳礬

本綠色燒之乃赤

紫礬

狀如紫石英火引之成金線爲波斯紫礬

畫家專用白礬方士謂之白君出晉地者上青

州吳中者次之潔白者爲雪礬光明者爲明礬亦名雲母礬波斯大秦所出色白而瑩潔內有束針文狀如粉撲者爲波斯白礬煉白礬時候其極沸盤心有濺溢如物飛出以鐵匕接之作虫形者礬蝴蝶也成塊光瑩如水精者礬精也皆畫家所用也礬愈白則水愈潔水愈潔則不損五色故青白色之馬齒礬黃黑色之雞齒礬已煅枯之巴石皆不堪用用礬之法取大塊礬

置淨碟內以水浸之俟其自化不可火烘烘熟則礬無力矣夏日浸一飯之頃冬日須浸半日候水之濃淡以筆蘸水點于舌尖嘗之澀舌卽已可用凡寫意畫多用生紙旣無勾染之功亦無數層之漬可以不必上礬若工細著色必須上礬然後可染蓋礬與膠相爲表裏調膠設色之後非用礬水拖過將一見濕筆色卽浮起不受勾染惟礬水旣到則染至數遍毫不浮脫而

所染之色亦無凝滯此第一要義夫人盡知也
未上紙絹之先膠在各碟之中若誤沾礬水則
膠與色斂盡沈碟底粘結成團只可棄而不用
此先後之別先用礬則色因以廢後用礬則色
賴以成故礬絹礬紙必膠礬並用而著色又必
膠礬分用於前爲禁忌於後爲相需不得顛倒
錯亂此物理之不可不知亦不可不慎也或曰
著色旣拖礬矣有時勾染而仍黏滯刷運不開

并見水旁滲者何也曰此非膠輕卽礬太重也
膠輕故色滯礬重故旁滲救之之法有二一用
淨筆蘸白水刷過若卽受染卽礬重也否則用
輕膠水一上不必上礬即可勾染一用膠水先
上次上礬水至受染而止雖有膠輕欲脫之色
亦從此不脫矣此皆作畫時必有之弊而救膠
救礬之法又不可不知也若夫紙與絹用礬之
各別則又有說紙上著色俱在正面礬亦上在

正面絹上著色在反面者亦礬反面在正面者亦礬正面至于枝葉雖在正面而上礬宜在反面上礬之後再襯石綠防綠上于反面而花青走于正面也既襯之後再上礬水恐石綠表脫也紙畫著色時拖礬稍寬于花葉之外尙屬無妨然水太大亦防其滲開絹畫著色時拖礬宜用小羊毫筆細心拘定筆尖隨畫之所有而上之斷不可絲毫寬出以致久而礬過之處皆成

黃跡此宜息心靜氣以爲之者也通幅成功後
卽須通幅上礮一二遍以固其色且使裝潢時
可免脫落紙與絹同惟通身上礮時亦有層次
先用乾筆輕潤一過次用溼筆拖之恐新著綠
色易于飛化往往礮水大時忽然綠色浮起滲
開滿紙無法可救以致全功盡棄此用礮水之
最宜審慎者也又用礮筆時宜筆筆順刷不可
一筆逆施朱砂青綠膠不足者易于浮起上礮

更宜小心只可一筆速速拖過不可複筆再拖以致糊塗或先于砂綠石青上特另上礔後及其他色免致滲開至于燕脂藤黃本不用膠見水易走上礔時更宜畱心其衆色中之遇水卽走者亦皆有燕脂藤黃在其中也

朽炭

朽炭以何物爲之柳條是也取柳木劈細削圍
條條如線香或細枝去皮曬乾皆燒成炭用以
起畫稿也小幅紙絹薄透臨摹古本可用墨鈎
何必用朽大幅厚紙懸于壁上熟視構思之餘
恍有所得恐其稍縱卽逝亟取朽炭隨意匠之
經營鈎坳垤之輪廓然後以筆落墨有不遵朽
痕者以白布撲去緣墨筆一定難改難救朽炭

畧描可伸可縮畫家所以必用朽炭也或長一
尺或五寸焦其頭留其身以當筆管粗紙上磨
尖用之尖秃更燒或裝入筆管內如筆頭硬尖
亦使朽如使筆之法也傳神以朽勾面目衣折
山水以朽鈎邱壑樹石花艸以朽勾葩葉枝幹
翎毛以朽勾飛走之勢界畫以朽勾樓閣之形
隨處可用相需甚殷亦有天姿高邁使筆揮灑
不用朽炭而準繩不失如酒以鼻飲而不以口

飲語云飲酒不用口作畫不用朽此之謂歟晉
吳道子不用界筆直尺而左手畫圓右手畫方
從容自中不踰規矩其亦不用朽炭者歟

香頭

大紙作畫先以朽炭鈎其輪廓而後落墨若工細稿或度上扇頭或已經裝潢之卷軸用煤塗紙襯於稿下針尾從稿上畫之下自有影然有畫痕且損稿紙又有用無膠粉水稿後雙鈎印于紙絹以墨筆隨粉痕鈎之此宜于羊腦石青等紙不宜于素紙白絹一時掃撲不下不如用香頭之妙也擇極細之香兩頭燒之竹筒息之

焦頭不可太長長則觸紙卽折不可太短短則禿而無尖其法約取六七根燒著以口吹旺稍停一刻見其火往內縮卽納于筒中火息取出吹去白灰尖者自多此燒香之法也用時於硬紙上側磨成尖然後向稿之反而以尖者鈎睂眼平者鈎衣折旣鈎之後以稿撲于紙絹用淨白布在上擦之下卽有影每香頭細鈎一次可印三四幅旣印之後用墨水筆隨影鈎之鈎畢

卽用白布撲去其影倘落墨不及卽輕輕捲起
隔一二日鈎清撲之仍無痕迹豐潤扇面多如
此度法名神仙度其香以至細者爲貴蓋香以
代筆筆取其尖香愈細則愈尖也攷香譜有蠶
陸旃檀腦沈蓬萊修甲生熟速香麝香檀香麝
香黃熟降真鷗鵝斑薔薇水蘇合油金顏雞舌
塗肌拂手亞溼篤耨龍涎安息螺甲艾納皆取
其香耳今市造香多粉榆皮雜檀降末矣作畫

者不取其香取其黑而且尖他處香皆粗鬆不
實惟上谷郡城所市卍壽香最細而點時灰不
落回環成卍字形故名其香料細故其焦頭尖
若紫毫斯爲上品至于香頭朽炭大畧相似而
用各不同朽炭用于正面者多香頭用于反面
者多朽炭之痕撲不淨盡香頭之痕一撲都消
朽炭鈎于反面不能印乎他紙香頭鈎于正面
亦不能撲去無痕善鈎稿者當自辨之

合色

古人用色甚多如槐子土黃石黃黃丹紅花珊瑚空青牡蠣之類靡不入畫今人所用者石青石綠朱砂藤黃花青赭石燕脂鉛粉泥金泥銀而已取衆色而調合之變化無窮古人所謂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元王繹采繪法有專爲服飾器用設者亦可通於山水花鳥因並錄之以備採擇而參用焉

緋紅用銀朱紫花合

桃紅用銀朱燕脂合

玉紅用粉爲主入燕脂合

柏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

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

官綠卽枝條綠

鴨綠用枝條綠入高漆合

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

鵝黃用粉入槐花合

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

磚褐用粉入槐花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

艾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

銀褐用粉入藤黃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黃燕脂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

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

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

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

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

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

駝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

穠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

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

金黃用槐花粉入燕脂粉合

鴉青用蘇青觀螺青罩

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

丁香褐用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螺青墨入檀子

氈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

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獺氈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

草鞶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

金絲柘木同上不入墨

紫袍用三青燕脂合其餘一二不能備載在
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

頭青

二青

三青

深中青

淺中青

螺青

蘇青

二綠

三綠

花葉綠

枝條綠

南綠

油綠

漆綠

黃丹

飛丹

三朱

土朱

銀朱

枝紅

紫花

藤黃

槐花

削粉

石榴顆

綿燕脂

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燕脂合

楊慎丹鉉

總錄論畫家檀色云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人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畧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鉢眉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曉春釀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溼則又指花色似檀也

計顏色二十九種調合之色四十有九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故有尋常淡色一經點筆極其艷

麗氣韻生動卽從隨類傅彩而得芥子園畫傳所載調色與輟耕錄互有同異已分錄于各種顏色之後近日小山畫譜係虞山鄒太史所著專論著色之法最爲詳細亦可取而參攷也

用法

衆色之調合立其體矣而用之不得其法猶未免于膠柱鼓瑟也所以丹砂青綠往往刷運不開花青燕脂亦至滿紙硯礮用之不得其法故也凡用色之法已于諸色中畧言之而猶有未盡者再歷舉之以備體察

用丹砂法

凡染大紅以二朱爲正固已又有于黃標

下取其稍有紅色者加入二朱內作地初
覺其有黃色以洋紅染之至六七次極紅
而止然後以脂勾出若絹本以三朱襯背
或用鉛粉襯其紅倍覺鮮明又用朱須自
淡而濃上五六層方平而厚不可一次濃
堆前人論之詳矣其上五六層也若一味
用稠膠未免積之太厚宜于前數次用膠
稍淡末次用膠稍濃皆須臨時斟酌綠朱

砂用膠太重則脂染不勻且多黑色不可
不知再洋紅止可加染而勾勒必須用脂

用藤黃法

藤黃入漬漬自有膠不必更加膠矣調入
粉中粉亦有膠若單用藤黃以染花瓣宜
帶微膠上礮時乃不走滲裝潢時亦不落
色蓋顏色有膠者礮能斂之無膠者礮不
能制故遇燕脂藤黃二者最要小心防其

見水卽化易于黏塗耳此用藤黃訣也又
藤黃點蠟梅花色太黃必微加靛花使黃
中自有綠意其花乃顯否則白上加黃色
不甚顯亦不可乾擦須立水漬之其邊乃
厚又黃粉花心不可太濃濃則老黃乾帶
黑意須用厚粉畧調以黃約八分粉二分
黃以點花蕊初點似淡乾則黃而嫩

用石青法

頭青亦名青標亦謂之油子只可入粉內
作月白色二青可作蝴蝶花及染荷葉正
面老綠諸色三青可作牽牛翠眉等花又
嵌點夾葉雜艸及人外衣并襯絹其青深
者用燕脂勾染其青淺者用花青勾染前
人衣折用墨勾花艸用脂勾古畫可細覩

用墨法

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

軀之無香磨之無聲新水新硯磨若不勝
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
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
藏久膠宿墨用乃精此用墨之法以新磨
爲貴若磨之隔宿或至宿宿乃無光彩矣
再研墨圓轉如圈非古也墨必直磨而直
上直下墨斯有光故自古制硯狹而長者
多圜者絕少墨式亦狹長者多而圜轉者

少其理可悟

用艸綠法

用老綠時筆尖微微蘸嫩綠則老葉尖淡用嫩綠時筆尖微微蘸老綠則嫩葉根濃或嫩葉根頭蘸脂或老葉尖頭蘸赭菊葉半老用老綠筆尖蘸脂桐葉及木芙蓉葉初黃用老綠筆尖蘸藤黃水仙花外之蘿用嫩綠筆尖蘸赭爛荷葉及一切蟲蝕老葉枯

葉先以朱砂標點出缺口隨以綠筆接之
融成一片其有蝕且破而不枯者卽以綠
筆點出缺口仍以綠筆接之須揣度物理
以心用筆神明變化斯爲妙矣又靛花合
綠時微入已泥之粉或微用石綠標粉其
色更和但不可太多反成綠粉以失本色
此說畫家往往秘不肯傳特表而出之以
備一法又工細畫用綠宜靛花藤黃配合

老嫩而後用之若寫意則分靛花藤黃爲
兩碟用筆先蘸靛花後蘸藤黃隨蘸隨用
宜老綠則筆蘸藤黃少些宜嫩綠則筆蘸
藤黃多些其色更鮮妍而活相亦一法也

用水法

凡用五色必善於用水乃更鮮明嘗觀宋
元人畫法多積水爲之或淡墨或淡色有
七八次積于絹素之上盎然溢然煙潤不

澀深厚不薄可知用墨用色均以用水爲主善用水則精彩鮮潔不善用水則枯槁淺薄故工細者落墨先以水潰上色又以水開寫意者濃皴中添出淡皴濃枝旁生出淡枝皆手持雙管一管蘸色落點於前一管蘸水運化於後乃能飽滿淋漓調和潤澤徐熙雙管齊下能作生枯枝率是道也其有生紙未舊不能以兩筆運化者用

一筆先蘸水後蘸色以法寫去自然濃淡
分明且能融洽蓋畫從淡處見精神而淡
必以水爲血脈凡乾皴者往往枯顛乏生
動之味職是故耳南宗多風神多用水故
雅淡也北宗少姿韻少用水故濃重也學
畫而不知用水之法烏可與言畫哉曩在
中州見毘陵惲南林爲黎陽少府係南田
之孫家學淵源嘗與論畫述乃祖設色鮮

明丰姿絕世之故非有他謬巧不過善於
用水耳余聞之不覺拍案叫絕曰此一語
大洩此中三昧矣因錄之以質同志

用硯法

宋郭熙畫訣硯用石
用瓦用盆用礪片

硯必每日一洗洗去宿墨更研新墨宿
不可用也且墨厚而乾風燥墨起剝去一
層石皮硯卽壞矣倘硯不發墨則因光滑
之故用端石一小碗于面上輕磨一過卽

能發墨

翰林禁經九生法一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不可浸潤

用筆法

毫有剛柔紙亦有柔剛遇生紙薄綿紙之類其性柔而食墨多投以羊貂軟筆易于黏滯惟用紫毫硬筆乃爽健而自有骨力若研光箋粉箋蠟箋松江箋高麗箋之類其面如鏡而光滑試以狸狼硬毫易于崛强而不調和執羊毫以駁之乃浹洽而更

有風神筆與紙剛柔相濟斯爲善用筆矣
今人或自誇曰我善用羊毫我善用紫毫
似乎一生專用一種而不知紙性不同筆
亦不可執一也王孫逢曰吾今造筆軟毫
中必參用硬毫硬毫中必參用軟毫方能
合人意而適於用蓋名爲純羊毫筆而果
純用羊毫則其軟如綿不善用者不能成
一畫名爲狼毫筆而果純用狼毫則其硬

如錐不善用者亦不能成一字世無真能
用羊狼毫者反歸咎造筆之不佳吾安得
不曲爲之調劑耶觀此言則諸葛氏所留
右軍二筆柳公權不能用信矣書家如此
畫亦宜然生紙用硬筆熟紙用軟筆鈎勒
用硬筆著色用軟筆工細用新筆寫意用
退筆界畫用硬筆渲染用軟筆鈎筋用硬
尖筆點苔亦用硬禿筆灑墨用大軟筆淡

色亦用軟退筆禁經云生筆純豪爲心軟
而復健能使軟筆如硬硬筆如軟則善矣

用泥金法

朱砂或濃墨作地而後上金分外光亮或
先填以藤黃不如朱墨尤佳金上勾絲宜
用白粉金光不發用新棉花絮輕輕擦過
其光自顯若重擦則金全去矣既上金後
仍宜用礬水一刷俾勿脫落然刷時須畱

心只可一刷不可於溼處再刷再刷亦脫
也用泥銀法與金同又有一說泥金泥銀
只可施於衣飾器用之類不可用於山水
鈎皴只可於黑藍箋上畫山水不可於素
紙山水上加鈎點何也唐志契繪事微言
言之矣曰畫院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間
已有之漢書不云有金碧氣無土砂痕乎
蓋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卽青綠山水之謂

也後人不察於青綠山水上加以泥金謂之金筆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之金筆可笑也以風流瀟灑之事而同於描金之匠豈不可笑之甚哉一幅工緻山水加以泥金則所謂氣韻者能有纖毫生動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後卽有一二名家爲之亦欺人而求售耳乃觀者不察一聞李將軍之筆遂不惜千金以購之將

自己實有賞心者乎抑炫人以博識者之
賞乎請問之好事家

用色輔助法

凡著色之法有正必有輔如用丹砂宜帶
燕脂用石綠宜帶汁綠用赭石宜帶藤黃
用墨水宜帶花青如衣之有表裏食之有
鹽梅藥之有君臣佐使單用則淺薄兼用
則厚潤至其濃淡得宜天機活潑又在用

筆之妙工夫之熟非可以言語形容也此
係太倉王石泉之說發前人所未發故志
之石泉名述縉麓臺後裔山水却似石谷
見墨香居畫識

用粉法

用粉膠輕則脫膠重則薄膠太重則色黃
膠適中則色白絹上膠宜輕些紙上膠宜
稠些積粉之法如畫牡丹芙蓉花之類素

絹紙蒙于粉本之上以粉逐瓣染成每瓣
邊上濃粉另筆蘸水染至根頭是曰積粉
積成之後用各色從根染出留其白邊染
成之後真如瓣瓣懸空迎風欲動工細極
品也點珠用筆蘸厚粉點去乾時每點中
有凹下處不妨也由是以推畫大紅牡丹
亦有丹砂積成如積粉法用脂及洋紅染
瓣邊至根後以淡朱標襯背其紅自鮮厚

漂色用膠法

漂色非用膠水則粗細不分但不可太稠
須用稀膠水漂之其標自隨膠而浮于上
其腳自得膠而貼于底故能分出三四層
出膠法

各色非膠不黏既用後亦不可不出膠膠
非水溫不出溫水取之他處又恐不淨只
須滴入冷水冲開約八九分烘手爐上俟

其自熱而後撇之膠卽出矣膠有未盡加
水再烘再撇可也若朱砂之膠俱是黃標
另撇一碟烘乾代赭棄之可憎

落墨法

山水初鈎樹石先用淡墨鈎皴後用稍濃
墨加皴再用濃墨皴點至于人物面目手
臂俱用淡水墨鈎一者上粉之後便于再
加脂赭鈎邊二者稍有錯筆易于改正濃

則不能改也衣折亦用淡墨亦須上粉加
鈎各色也惟頭髮須用濃墨絲就後以稍
淡墨染兩三次以黑爲度若老人髮只以
淡墨疏疏數筆或加粉絲或不加粉絲俱
可其頭上巾及帶俱濃墨鈎其有應用黑
色衣者先用濃墨鈎出衣折次用中墨水
染後用淡墨水通塗花鳥或以淡墨鈎後
上色其勾花瓣或以粉絲或以淡脂白花

或以綠鈎或以赭鈎惟沒骨法則無鈎也

漂色撇水法

凡撇水以食指按攔碟邊使水從指間流
出截然精粗兩分粗者潛伏于底細者順
水而流不復混淆此最要之法凡漂色皆
當如是若不動手而以筋攔之亦不能分
以指乳色法

墨必新磨宿墨不可用故不必以指研燕

脂見水卽化且莫上手故亦不必指研藤黃雖亦見水而化有時黃屑未化急于多用則須以指乳之其餘諸色欲用時先滴冷水浸之後以膠水和之皆須食指一研自無不化僅以筆調之終有粗腳且未免損筆筆損尚不足惜而顏色未化紙上絹上俱無色澤如五味之不調誰能食之如琴瑟之未和誰能聽之

運墨法

宋郭熙畫訣墨用精墨運墨有時而用淡
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
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厨中埃
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用淡墨
六七加而成深卽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
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
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後用青墨

水重疊過之卽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幹淡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捽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臺亦施於松針雪色

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就
煙色就縑素本色繚拂以淡水而痕之不
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
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
墨而淡深取之濕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
作其旁以得之又曰一種使筆不可反爲
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與墨人
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

成絕妙也哉

避忌

鉉見醋而化爲粉漆見蟹而化爲水萬物相感之理也晉桓元嘗以書畫聚人觀之有食塞具者不濯手執書畫汚之自是不設葢寒具爲觀畫者所忌也書畫金湯云一惡魔黃梅天燈下酒後研池斗屋漏水硬索巧賺輕岱收藏印多胡亂題代枕傍客催逼陰雨燥風奪視無掠料銓次市談攬油污手晒穢地上臨摹污損蠹魚

強作解噴嚏童僕林立間價指甲痕剪裁摺蹙
凡此惡魔皆書畫所忌今畫家調色之際所忌
者甚多

一忌礬水

五色調膠一見礬水膠卽凝斂結成
塊礬只可棄而不可用故水必

用河水自澄凡有礬打之水俱不堪用其
用礬水之筆與碟皆須另置他處不可混

入各色筆碟內以致互相沾染有損顏色

二忌油污

油不必寒具也亦不必羹湯燈盃
俱爲癢膩上于紙絹不受鈎染槩謂之油
各色有油只可棄之而已每展絹舒紙旁

人以手摩掌輒止之曰有油人不信也不知人面光澤卽是油氣人身汗膩卽是油脂往往指之所按至上色時露出手指之痕而不受色者油污故也欲裁紙剪絹必先洗手况乳調顏色乎簪絹煎膠一切鍋碟排筆稍沾油氣則簪成之後絹不受水素扇展玩三四卽不可畫亦油也小兒嬉戲將畫筆向案上亂塗筆不堪用燈花爆碎油星飛入研池明早研墨滑膩而不濃童僕洗研碟誤用手巾擦乾以致見水不受油光浮起皆有損于顏色故忌之冬天作畫衣多少汗夏日作畫必以另紙專襯手臂若不小心則手汗印于紙絹卽成油污必至中道而廢凡遇鍋碟有油水洗不淨必用淨土微溼滿填其中隔一二日洗之卽淨或埋之土中數日油無不淨盡矣

三忌宿膠

宿墨不可用膠宿則無光也推之衆色亦然膠水隔宿則涎潤不乾

膠已調色必用溫水出膠淨盡再用加膠乃更鮮明

四忌鹽消

鹽水卽苦水調色易變而粉尤忌畫成之後粉多微泛非粉之故一

係用水不擇井水苦水宿水入粉易變其色黃黑一係藏畫者偶置衣裳笥內攜以遠行以致皮消之氣觸粉成微其色皆黑雖嚼苦杏仁洗不去

五忌煤氣

燕南趙北土坑居多所爇者西山煤炭耳煤氣酸毒熏紙則黃熏粉

則黑惟朱砂青綠熏之不變故燃煤之地不可縣畫皮衣箱中不可藏畫世人不察徒見鉛性之變而歸咎于畫師之不善用粉豈不謬哉

凡此五者衆色所忌之大畧也他如夏日則忌
蒼蠅之點汚春日則忌楊柳之飛花秋日則忌
金風之揚塵冬日則忌爐炭之飛灰朝則忌掃
地之埃夜則忌鼠走之迹每日著色筆必洗淨
忌筆端凝結宿膠一時浸化不開也水兩三日
必更換忌宿水壞色也每日食後洗手忌油也
水無味者色不變水有味者色易變故五味皆
忌也丹砂忌日曬藤黃忌火烘物性如此也作

畫者果知所惡而遠避之且凜凜乎無觸所忌
焉則思過半矣